

南腔北调丛书

画里话

方成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方成著

画里话

南腔北调丛书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里话 / 方成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0. 6
(南腔北调丛书)
ISBN 7-218-03364-4

I. 画... II. 方...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1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0) 第19849号

责任编辑	林秀钰
封面设计	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
责任技编	黄秉行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经 销	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×1194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6.5 印张
插 页	2
字 数	70 千字
版 次	2000 年6 月第1 版第1 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7-218-03364-4/I·402
定 价	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序

画了半个世纪的漫画，写杂文算起来也不少年了。我在报社工作，画新闻漫画，在新闻版发表。有的题材觉得用杂文更有效，便也杂起文来。杂文和漫画都是评议性作品，性相近，又常短篇成章，画惯了也敢写，敢就写得。那时正是五六十年代和外国打仗时期，画和文都是对敌而发的，怎么写都不犯忌。到1957年，党号召百家争鸣，我开始就国内题材写杂文，第一篇是《过堂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好家伙，就这一篇不足千字的东西，险些使我陷入“扩大化”的深渊！但在“文革”中却躲不过去，终于被“造反”英雄从积案中把它翻了出来，无须过堂，立即判为“反动”罪证，带人抄了我的家，押我进了“牛棚”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我转移了工作部门，才放手作画，开个人画展，还放手继续写杂文。因工作关系，和各报刊编辑们的交往，他们会来约稿，约了之后便会来催，也会挤着你加油干，许多文章就是这么挤出来的。所以我出版称之为杂文的第一本册子就定名为《挤出集》。自1998年开始，又被挤出一借漫画之题再发

挥一番的短文，每篇约四百字，选出一些收入这本集子里。从这些文与画，更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性相近处。并显出其间还有一种默契中的相得，有别于为诗文配漫画。我是常为诗为文配漫画的，也见过别人为漫画配诗配词，为漫画配上短文，则属初试。因图文短小有趣，颇受报刊编辑青睐，看来可再试。

这本书出版了，望得读者赐教。

方 成

1999年12月12日



目 录

m u l u

- 1 从滑稽到幽默
- 4 舞台下的侯宝林
- 10 漫画和杂文
- 12 善观气色
- 13 相亲
- 15 韩羽和阿达
- 21 搭配
- 22 洗澡
- 24 我想我的
- 26 为官老爷画像
- 28 新潮小贩
- 30 例外
- 34 业余档案家
- 35 审稿
- 37 心里话
- 39 官商

- 41 唱
- 42 求景气
- 44 文件重要
- 45 鼻检
- 47 墨宝
- 49 他乡遇故
- 51 听诊
- 52 深思之余谈学法
- 57 老当益壮
- 58 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
- 57 瞧这两口子
- 59 爱情
- 61 上课
- 64 漫画是啥？
- 66 相马
- 67 余财
- 69 有备无患
- 71 想起小动物
- 75 百蛋图
- 77 街头小景
- 78 下海
- 80 由此推想
- 82 箭不虚发
- 84 美育乎？
- 86 父与子

- 87 老九和老七
- 90 肮脏的财源
- 92 靠背椅
- 93 她说
- 95 过堂
- 99 西天拜佛祖（猪八戒背媳妇）
- 101 我的老伴
- 104 老师好
- 107 会餐
- 109 恭喜发财
- 112 从侯宝林说起
- 114 当务之急
- 116 闲谈职业习惯
- 119 “门面”要紧
- 121 打假
- 123 我的闲章
- 125 写教科书
- 128 城市美化师
- 130 武大郎开店
- 132 《爱情漫画集》序
- 134 说忙
- 136 都在等
- 138 酒缘
- 141 一级大款
- 143 求乞



- 145 “四人帮”的新发明
- 147 裁小鞋
- 149 “文化大革命”
- 151 支撑
- 153 怒发冲冠图
- 155 我想
- 157 上纲
- 159 求财
- 161 小发明
- 163 听琴图
- 165 一人得道
- 167 包公打屁股
- 169 新婚
- 171 家庭
- 173 脑瘤手术
- 174 电视剧创作
- 176 送礼
- 178 窝里斗
- 180 弹琴图
- 182 难忘的梦里人
- 185 贵州真美
- 188 漂中记趣
- 191 下凡
- 197 可笑
- 198 从人之初谈环保
- 201 跋(王春瑜)



从滑稽到幽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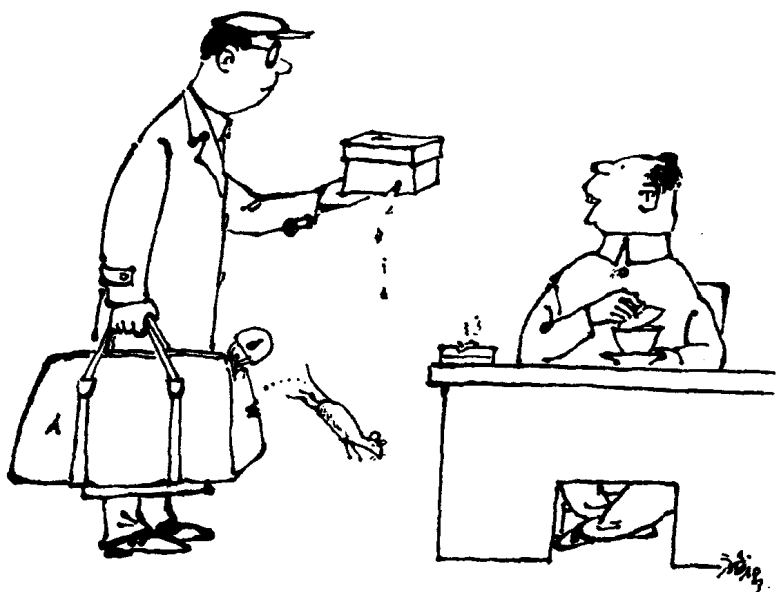
从议论相声扯起了这么个话题。

“什么叫滑稽？和幽默有什么关系？”

轮到我发言，我说：“依我看，滑稽嘛，哪儿都会有，看得见，听得着。幽默，那是想出来的，平时见不着，然而，两者之间却很有关系。”

小时候，我住在北京，那时候叫北平，常到西四牌楼左边的西安市场玩耍。时常看见那里的人群中，留平头的、分头的、背头的和光头的男士之间，有一两个老人后脑勺垂着一条毫无美感的辫子，便觉得滑稽可乐。再看那耍猴的，齐天大圣的一位不争气的后代，被人用绳子系着脖子，骑在羊背上转圈儿，很新奇有趣。接着，它跳下坐骑，从箱子里摸出一顶乌纱帽往头上一戴，配着身穿的红袍，贼眉鼠眼地四下张望，这才觉得滑稽，逗得人哈哈大笑。这滑稽，小学生也感觉得出来，可算是“初级”滑稽了。

级别高些的滑稽，小学生是未必看得出的。比如在旅途中可见到河边的小饭馆，三两张晃悠悠的方桌，几把条凳，



乘客：这车上有老鼠。

乘务员：我们知道，早就打过报告了。

小小的门脸上横着一块红底雕花边大招牌，上面凸出金光闪闪四个大字：“滨江饭店”。在大城市见到北京饭店、锦江饭店的人，对这种滑稽尤其敏感。大城市里这类滑稽也是随处可见的，如货架上陈列着两台录音机，一台电视机，加上几个扩音器和一些虚实不明、印有外国字的方盒子之类，柜台里还安放若若干录音带、电池、电子手表等等的商店，门脸也挂着气派不小的招牌：“环球电器中心”。这可算是“中级”滑稽了。

比这略为高级些的，从报纸上可以看到。例如在试行干部评职称时，有的地方县长或县委书记忽然多了个“工程师”的头衔，如果大学里再出现“总务教授”，那就更有水

平了。

还有一种滑稽，就涉及幽默了。这种滑稽不一般，虽然明摆着，人人能见，但缺乏幽默感的人是觉察不出的。举个例子吧：出门常乘电车，北京有的电车站栏出三个上车口，口上各竖一块牌子。前面牌子标明“立席”，后面两个牌子标明“坐席”。“立”而有“席”，颇感新鲜，姑且不论。从“立席”口上车的，未必立着；从“坐席”口上车的，也未必有坐，这是人人看得见的。然而春去冬来，再春去冬来，那牌子还照旧竖在那里。这要想一下，才觉得滑稽。再看车里面，前排座位旁边，可见标有“老弱孕妇席”的牌子。老弱、孕妇或抱着孩子的乘客上车，会有人让坐。是让到那“老弱孕妇席”去就座吗？不是的。而经常见到在“老弱孕妇席”上就座的，都是既不老，又不孕的男士女士们，甚至是彪形大汉。那么，摆那块牌子干什么呢？而且历经数十寒暑而岿然不动，想一想，滑稽便油然而生，不想则不觉，故谓之“高级”滑稽。

还有更高级的呢。这种滑稽，不仅须有幽默感，还须有一定的涵养才能觉得出。有一次乘火车，软席卧铺一位乘客清晨起床，发现新买的高级提包被老鼠啃了两个大洞，便招来乘务员说：“这车上有老鼠！你看！”这位服务员态度很好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们知道，早就打过报告了。”

如果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真事，而是虚构的，那就属于幽默了。

舞台下的侯宝林

挨揪斗自戴高帽
无其事以讹传讹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曾经流传许多关于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故事，“版本”还很多，共同的基本内容是：一群人闯进侯家，要揪斗侯宝林。一开门，只见老侯头戴高帽、颈挂黑牌，迎了出来；全是自备的。一见来人，他把帽尖往上一拉，又高出一尺。有人刚喊“打倒——”，他早已趴在地上，说：“不





用打，我自己趴下啦！”揪斗的人笑弯了腰，谁也不去斗他。

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，我跑了几个省市，几乎处处有人问我：侯宝林自备高帽、自戴高帽的故事，是真的吗？我回来问了老侯，他说：“没那回事，全是人们编的。”

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，自有各种猜测。有一点，我看是一致的：把侯宝林作为这故事的主人公，最能使人信以为真。因为他的技艺是高超的，风趣而幽默。似乎只有他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——尽管并非事实。

舞台上妙趣横生 生活中严肃朴实

侯宝林演的许多相声段子，经过十几二十年反复演出，至今仍然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。像《夜行记》、《关公战秦琼》、《戏剧与方言》、《戏剧杂谈》、《婚姻与迷信》（这个段子最近我听过，有几处已删改，反倒感觉逊色了）、《醉酒》、《医生》（又名《妙手成患》）等等，听了多少遍还想再听。有的传统老段子经他表演也别具风格。

这位幽默大师在舞台上语汇丰富，妙趣横生。说、学、逗、唱，无一不精，表演也极出色，看了非笑不可。有人认为，他下了舞台，大概也是这样活跃。其实不然。和他相处不需很久就会发现，在语言上，他确实讲究，用语简练精确，注意修辞润色，往往很幽默，健谈。但平时话并不多，生活上完全是一位普通的、朴实而严肃的艺术工作者。即使和很熟识的朋友，也不是随便开玩笑的。



联欢会上编相声 张口就来笑煞人

1958年，诗歌满墙。当时提倡诗歌下乡，北京一批诗人到红星公社去和农民聚会。同去的还有曲艺界的同志，为的是带几个联欢节目，侯宝林、郭全宝也去了。先是参观，然后联欢。会上诗人朗诵自己的诗篇，接着是曲艺节目，内容也要求配合诗歌下乡的主题。相声哪里有这样的节目？老侯只好现编了：

侯：刚才去参观，你往南边去了吗？

郭：去啦！

侯：往北边去了吗？

郭：也去啦。

侯：我作了一首诗。

郭：哦，你也会作诗？

侯：会。“全宝往南不往北，”

郭：这也叫诗啊！

侯：你听着啊——“转回头来就往北，”

郭：是啊……

侯：“往南往北多费事，”

郭：费事也得去。

侯：“不如当初就往北。”

郭：什么话，这也叫诗啊！

侯：牛奶场你看了吗？

郭：看啦。牛不少，挤奶工人忙着挤奶呢！

侯：挤奶干吗？



郭：给人喝啊。北京多少人喝牛奶啊！

侯：我又作了一首诗。

郭：噢，又一首，你念念……

侯：我朗诵。

郭：噢，朗诵！

侯：“挤奶工人挤奶多，”

郭：不错，挤得多。

侯：“挤出奶来为人喝，”

郭：唔。

侯：“挤奶人喝多费事，”

郭：费事也得挤，

侯：“不如趴那(儿)大伙(儿)撮。”

郭：嘻！

这就是他灵机一动，照民间流传的打油诗格式现编的。原诗是：“天上下雪不下水，下在地上化成水，下雪化水多费事，不如当初就下水。”临时现编，要有应变的“急才”。老侯是有锻炼的。有一回，朋友们边吃饭边谈笑。有个胖子说：“我就是光喝水也这样胖。”老侯插嘴说：“这玩艺儿好养活。”笑得人把饭喷了一地。

中外友人高朋座 养鱼考古兴趣广

侯宝林的艺术吸引着广大群众。他家里座上客常满，杯中茶不空。来者多属文艺界人士和记者，包括许多外国人——有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加拿大人、日本人、法国人，真是



忙得很。

有忙就有闲。“闲”的时候，他研究历史，有关相声的历史。还阅读文艺作品，看演出。他在生病休养时还研究陶瓷、货币、书画。家里的坛坛罐罐和出土陶瓷，把侯夫人愁坏了：“这些玩艺儿往哪儿搁呵！”有时朋友来，还谈谈考古哩。侯宝林解放前只读过三个月书，现在要看古文线装书，这要下多大的苦功啊。

他买了破旧硬木家具，会整旧如新。他养鱼、种花、下棋、跳舞、打扑克……相面、卜卦的说词也会一套。他交游之广是许多人知道的，文艺界之外，有党政高级领导、干部、战士、工人；有空还陪代销店的老太太聊天儿……这一切，在相声演员来说，都是和业务相关的。所谓“闲”时他并不闲着！他的夫人更闲不了，她不在家，老侯是招架不住的。所以他说，他的事业是两个人担负的。

舞台生活告结束 著书立说传后代

侯宝林今年六十三岁，他从十二岁开始学艺，到今年整整过了五十一年。最近他对我说：“我已正式宣布结束舞台生活，把有生之年用来做些研究工作，给青年们提供一点相声资料和工具书。”他还说：“现在，相声在外国越来越引起人的重视。英国、德国、瑞典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……这些国家就有人在研究中国的相声，想了解中国相声的发展史，也有人在写书。我们再不认真系统地研究自己的东西，再不写书，可不行啦！”